

答司马谏议书

王安石

某启：昨日蒙教，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，而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实视遇厚，于反覆不宜卤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见恕也。

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

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，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盘庚之迁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；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，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。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

无由会晤，不任区区向往之至！

【参考译文】

答复司马谏议的书信

我陈述（道）：昨天承蒙（您来信）赐教，（我）私下认为跟您交往要好的日子很久，但是议论起政事来常常（意见）不合，（这）是（我们）所持的（政治）主张多有不同的缘故啊。虽然想要（向您）勉强解释，最终必定不能被（您）理解，所以只简单地（给您）回信，不再一一为自己分辩。又考虑到承蒙您待我优厚，书信往来不应该简慢草率，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（我这样做的）理由，希望您或许（能够）原谅我吧。

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，特别在于名和实（是否相符）。（如果）名和实（的关系）明确了，那么天下的根本道理就清楚了。现在您指教我的，认为（我）侵夺官吏职权，生事扰民，与民争利，拒不接受反对意见，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非议。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，议订法令制度，又在朝廷上修正，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（去执行），（这）不是侵夺官吏职权；施行先王的政治主张，来兴利除弊，（这）不是生事扰民；为天下管理财政，（这）不是与民争利；批驳不正确的言论，排斥巧辩的佞人，（这）不是拒不接受反对意见。至于（天下对我的）怨恨非议这么多，（那是我）本来预先料到会这样的。

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两天（的事）了，士大夫多把不忧虑国事，附

和世俗，向众人献媚讨好当作美德，皇上却想要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不去考虑反对者的多少，想出力帮助皇上与之对抗，那么这些人又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？盘庚迁都，怨恨他的是老百姓啊，不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；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自己的计划，考虑到（事情）适宜就采取行动，是因为（他）认为（自己做得）正确，又看不出（有什么）值得反悔的地方啊。如果您责备我在位时间很久，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，施恩惠给人民，那么我知罪；如果（您）说（我）现在应该完全不做事，守着以前的成法就行了，那么这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。

没有缘由见面，内心不胜仰慕至极。